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秦将军

第三卷

孙皓晖◎策划 张述◎著



一段磅礴浩荡的雄浑史诗
两大生死纠葛的名将世家
三代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涯
四海英雄竞相峥嵘的铁血之世

西國志



大秦将军

第三卷
竟野云黄

张述◎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秦将军 / 张述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13-0641-6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7471号

大秦将军

作 者	张 述
责任编辑	党 靖 闫 瑛
整体设计	张 栋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437千字
印 张	83.5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641-6
定 价	1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63332611

第
一
章

九
原

1

公元前 210 年夏历七月丙寅日的深夜，暑热如同梦魇一般，死死笼罩在了巨鹿郡大陆泽畔的沙丘宫。

水天之间一片静谧，没有一缕夜风，没有一声虫鸣，就连茫茫一片的大陆泽也没有一丝波澜涟漪，平展如明镜一般，只有一弯清冷的月亮在水面投下了清晰倒影。这月光又透过连绵的宫殿高墙，被窗棂切割成为无数明暗交织的碎片，洒在寝宫之内，其中一片便投射到病榻上，照亮了皇帝的憔悴面容。

长明的灯火仍不知疲倦地跳动着，皇帝的病榻和那大被下的佝偻身体，却都已尽数消弭在了黑暗中；即使是被月光照亮的面容也极尽惨淡，任谁向那满是汗水的苍白面孔瞥上一眼都能看出，生命正在从那副衰老躯体中一点一滴地不断流逝。

这是始皇帝三十七年的盛夏，皇帝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巡狩，即将进入最后一段旅途，而恰是此时，他终于病倒了。尽管整个车队没几人对他的病情真正知晓多少，更遑论敢说上一句，但皇帝心下明白，自己已难逃一劫。

半梦半醒的谵妄恍惚中，皇帝眼前不断浮现出各式景致，有时是自己幼时

长大的邯郸故居，有时是咸阳北阪连绵的六国宫殿群落，有时是险峻的函谷关，有时是苍凉的河西高地，有时又仿佛是泰山之巅，自己正俯瞰着脚下帝国的广袤疆土……这些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又倏忽不见，然而其中一幅图画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梦中——湛蓝的天穹下，远处是连绵的青山，近处是茫茫的草原，雪白的穹庐、如云的牛羊星星点点散落其间，万里长城巨龙般绵延伸向天际，秦直道堑山堙谷直通千里之外的甘泉宫。当清晨的第一缕晨曦从群山背后升起，鲜红的朝霞涂满了天际时，微带凉意的晨风送来了悠扬的号角，一面黑色大纛迎风飘拂，上面那个斗大“蒙”字清晰可辨，大纛下则挺立着一老一少两名将军，齐齐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充满了兴奋……

“九原……”皇帝在心底轻轻叫着。

一个格外刺眼的亮点出现在了天边，片刻后变成一个遍体通红的巨大火球，在天际划过一道火蛇般弯曲粗长的痕迹，皇帝惊愕地认出，那是坠落在东郡的那颗陨石，落地后曾被不知何人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正在诧异之间，陨石却已越来越近了，耀眼的光芒使他不由自主闭上了眼睛。

巨大的轰鸣在耳畔炸裂开来，皇帝再次睁开眼帘，却发现明亮的天穹绽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无穷的火雨纷纷坠落，阴山草原那一望无际的草海山峦长城直道，关中那连绵的宫殿楼宇城邑民居，同时都陷入了漫无边际的熊熊大火，一切都在滚滚热浪中扭曲变形，说不出的狰狞和诡异。伴随着一声木料碎裂的喀嚓巨响，皇帝看到那面“蒙”字大纛盘旋着翻滚着徐徐落下，迅速湮没在红色的浪潮之中……

“九原——！”情急之下，皇帝撕心裂肺地大叫着。

没有回答，一切都归于永久的沉寂。

……

“父皇！”

“陛下！”

久久的寂静中，皇帝听到耳畔两个声音同时喊道，它们一个脆亮一个尖细，却同样充满了惶急。

扶苏蒙恬么？不对，他俩还在九原，不是他们。朕本该亲往九原去见他二人，本该当着所有将士臣工的面，将扶苏真正立为储君；惜乎目下病情这般沉重，怕是再难赶路了；丞相也劝过朕下一道诏书，命他二人来见朕，朕却是多日昏睡，根本写不得这般诏书，这才延宕到目下。可若不是扶苏蒙恬，却又可能是谁……

“父皇，你醒了么，醒了么？你看看儿臣！儿臣守在父皇身边！父皇何等的病痛，都有胡亥替你担着！……”那个脆亮的声音哭喊道。

呵，原来是朕那小子。此番巡狩，他求朕带他出巡，朕本不愿，架不住他软磨硬泡，终是答应了，碎崽子虽已加冠，又有赵高为老师教导，却仍懵懂混沌得如那总角小儿一般，目下难得这般孝心……

“陛下，赵高去将丞相请来，可否？”那个尖细的声音低声道，语气中满是惶惑和恭谨。

赵高，是赵高啊。朕在琅琊发了一次病后，遣蒙毅秘密赶回咸阳，本该蒙毅掌管的印玺便交赵高兼领。这多日来自己日夜昏睡，可只要偶有醒过来的片刻，都能听到赵高的声音，显是寸步不离朕的左右。说来也是，朕少时便和他一同在邯郸长大，他跟在朕身边四十余年，不知多少回救过朕的性命，也立下过不知多少功劳，虽说不如李斯，不如王氏蒙氏，可若非出身卑贱，若非身为内侍，若非自家甘愿侍奉朕，赵高又怎会仅是个中车府令？赵高，确是我大秦的能臣，确是朕的忠仆……

诸般幻象渐渐消失，皇帝感到自己的神智重又清明了起来，身体似乎也恢复了些许气力。不由得轻轻开口，多日来头回说出了一句清晰话语：“赵高，扶朕起来……”

“父皇！”

“陛下！”

胡亥和赵高的嗓音中都添了一丝惊喜，两人同时伸出手，将皇帝轻轻扶起，让他斜倚在榻上。皇帝微睁开眼，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月色：“这是，何处？不是平原津了？”

“陛下，这是沙丘宫。”赵高轻声道。

“沙丘宫……当年赵武灵王，可是死于此？朕当年掘孔子墓，那墓中讖语所言之沙丘，可是此处？”皇帝的目光中多了一丝迷惑。

“陛下，陛下！”赵高大惊失色。

皇帝疲惫地笑了：“怕个甚！朕想通了，既然终究不能长生，便须直面死事了。”

“父皇，郎中令不是回雍城还祷山川，为父皇祈福了么？父皇定能挺过去！”胡亥口中虽是这般说着，泪水却仍溢满了眼眶。

傻孩子，也只你以为郎中令是去还祷山川，随朕出巡的大臣们谁看不出，蒙毅是要将朕的病情密报二冯，随他们一同镇服咸阳。



皇帝这样想着，却并没有说出口，只是慈爱地抬起手，轻擦去了儿子眼角的泪水。

你阿兄扶苏，父皇怕是见不到了；你长姊惟赢也远在咸阳，同样见不到了。好在总算还有你这碎崽子守在身边，朕还不算太孤单……

皇帝无奈地摇了摇头，只觉眼眶一阵酸涩，然而几乎是立刻便恢复了平静，心头开始盘算起立储善后的谋划：无论是自己去见扶苏蒙恬，还是将他二人召到眼前，都来不及了；自己能否挺过今夜，都是一个大大的未知；目下这片刻的清明，怕便是自己最后的回光返照了。既如此，自己唯一能做的，便是抓紧这最后时机，为扶苏写下一道遗诏。然则若仅凭一道遗诏，却难保扶苏顺利继位，须知以秦国历来的立储法度，都是庙堂大臣同皇族元老们公议，君王自家很难独断；况且扶苏与庙堂政见分歧尚在，果真自己独断传承，极可能引发庙堂乃至天下的不满，反倒会平添阻碍……无论如何，庙堂共议这道程式不能省却。既如此，不如这般写：仍由蒙恬领兵，扶苏回咸阳主持自己的国葬，再由他召集大臣及皇族元老，共同议决拥立二世！以扶苏多年来积累的巨大人望，秉持公心的三公九卿们不会不支持他即位，只要他们尽皆秉持公心，尽皆秉持公心……

心念及此，李斯的身影又幽灵般浮现在了心头，皇帝的目光陡然阴郁起来。

“陛下！赵高去请丞相前来，可否？”看到皇帝振作了些许，赵高大着胆子，将方才的请示又重复了一遍。

皇帝迟疑了一瞬，坚决地摇摇头，又转向自己的幼子：“胡亥，你且出去，将其他内侍侍女也带出寝宫，莫叫任何人进来，丞相也不行——赵高，你留下。”

眼见最后一名内侍也消失在了寝宫入口的黑暗中，皇帝闭目养神了片刻，积蓄起了些许力量，再度睁开眼时，目光中重又恢复了帝王的威严肃杀。

“赵高，朕欲写一道诏书，诏成之后，你须封存于符玺密室。朕若去了，即刻送往九原，送到皇长子手上……”

“赵高明白！”

“若有差池……”

“赵高九族俱灭！”

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还不待开口，赵高已经一阵风般卷来了书案，毛笔朱砂白绢一应俱全，又小心将皇帝搀到了书案前。

毛笔轻轻滑动着，一个又一个鲜红秦篆落在了白绢上：

以，兵，属，蒙，恬……

手中的笔，正是当年蒙恬亲手制成的毛笔，他只做成了两支，一支给了自己，另一支给了李斯，想到这里，皇帝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悲欣交集的酸涩和温暖：蒙恬，你我相知数十年，虽为君臣实同挚友，而今，朕先走一步了，帝国的将来，便交给扶苏和你了，朕信得过你等，只要你等接过这副重担，必将比朕做得更好……

与，丧，会，咸，阳，而，葬……

扶苏，父皇的后事，你都能办好吧。

想起皇长子，皇帝心下隐隐泛起了一丝愧疚。入九原军多年，扶苏的优秀天下有目共睹，以致获得了“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口碑，分明是几近完美的储君人选，自己却如何延宕到目下，还不明确立他为储？是了是了，之所以如此，是因庙堂议决坑儒之时，扶苏劝自己放过儒生们，自己一时暴怒，一道诏书将他贬回了九原……可细细回想起来，自己果真就对么？扶苏果真就错么？便是扶苏果有错处，值得对他那般重罚么？那段时日，自己若能克制住怒火，备细与他讲述坑儒的必要，以扶苏的明锐，焉知不会幡然醒悟？太尉后来不就是这般做的么？扶苏听了，不是再无怨言了么？

不期然间，皇帝的耳畔又响起了太尉王贲的声音：

“……以臣之见，若皇长子果真继位为二世，以蒙恬辅政，继续行法治大道，再行轻徭薄役、休养生息之政，则秦政必将永固！”

王贲，你没说错，迟迟不立储，确是朕的一大错失。朕虽是听了你的话，然则看自家病情，此番却还是晚了。上苍给了朕足足三十年，朕却一再错过，目下已时日无多，若再有闪失，身后事怕也真要如赵武灵王一般混乱了……偏生此时，那些既让朕放心又能独当一面的重臣，全都不在身边：二冯与蒙毅都在咸阳，防备肘腋之乱；扶苏蒙恬都在九原，怕是连朕的病情都不知晓；王老将军与你王贲，你父子二人，也是一个早早撒手去了，一个留在频阳养息，也不知你伤势病情可好些否？你等父子只要有一个还在，哪怕不在朕的身边，朕都可以放心去了。是也，你王氏还有王离，碎崽子虽还年轻，青涩了些许，可若假以时日多加锤炼，定不会堕你王氏威风，他当与蒙恬一样，共同成为扶苏的左右臂膀。他与惟嬴本就两情相悦，惟嬴也老大不小了，朕若能重回咸阳，第一件事便是立扶苏为储，第二事便是将惟嬴嫁与王离……

“……会同大臣元老，议立二世皇帝。”

剧烈的头痛打断了皇帝正要写下的这句话，突如其来的眩晕使他直挺挺向

后倒去，手中的大笔也随之跌落在地；与此同时喉头一甜，他陡然喷出了一口温热咸腥的鲜血。

“陛下！”一旁侍立的赵高连忙扑了过去，一把揽住皇帝枯瘦的身躯，手也猛然掐上了人中。

皇帝缓缓睁开眼，双目已是一片血红，周身如风中的枯叶般剧烈颤抖着，他伸出颤巍巍的右手，目光投向那杆摔落在地的大笔，赵高刚要转身拾笔递他手上，却猛然感到自己的臂膀被攥住了。

“诏书，一定要送到九原……”皇帝痉挛的右手死死抓住赵高的胳膊，力气大得惊人，仍然挂着血丝的嘴角艰难地一张一翕着。

“陛下放心，陛下放心！”看到皇帝临终前的惨相，赵高登时痛哭流涕。

“送到，九原……”皇帝的声音渐渐低沉下来。

“记住了，记住了！……”赵高流着泪拼命点头。

皇帝仰起头，极力分辨着方向，不期然间，他从窗棂一角的夜色中辨认出了北辰，于是向着它伸出了自己干枯的手臂，仿佛想要抓住什么物事。在这人生的最后一个瞬间，他的目光穿越了窗棂，穿越了沙丘宫高高的宫墙，疾速飞过万水千山，终于看到了那片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土地，那是最后一次巡狩的预定终点，也是他人生的预定终点。在那里，皇帝仿佛看到了壮阔广袤的阴山大草原，看到了天下最巍峨雄伟的长城和秦直道，看到了那承担着整个帝国安危的三十万九原军，看到了他几十年的兄弟蒙恬，看到了他的皇长子、未来的秦二世扶苏……在那一方他从未去过却又魂牵梦萦的土地上，他看到了他帝国的未来。

“九原！”皇帝血红的双目陡然放射出凌厉的光芒，面孔已完全扭曲，语气也随着剧烈喘息变得断断续续，“记住，九原！……”

赵高已经哽咽得说不出话了，只能哭泣着连连点头。尽管如此，皇帝却仍没有放心，他再次挺直了身子，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自己最后的遗言：

“九原——！”

2

“九原！……”

撕心裂肺的长号穿透了沉沉暮色与茫茫大雨，半梦半醒的王离陡然睁开眼

睛“呼”的一声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额头已满是涔涔汗水。

是梦吧，该是梦。可梦中的一切如何这般清晰，仿佛自己身临其境一般？

王离抬起手，轻擦去额头的汗水，只觉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上下牙也不住打着战。他抱住头，方才梦中那各种各样的声音同时涌上心头，在耳畔不住回荡着：

“前至沙丘当灭亡……”

“始皇帝死而地分……”

“阿房阿房，亡始皇……”

“渭水不洗，口赋起……”

“亡秦者胡也……”

“东南有天子气……”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声音中，王离分明听到了一个女人般的嗓音，那是当年自己赶回咸阳时，在华阴县平舒道见到的那个阴影的声音，他仿佛看到他幽灵一般伫立在自己的床前，面孔隐藏在黑暗中，只有一双眸子如暗夜中的寒星般闪烁着点点光亮；他仿佛听到銮铃的清脆响动声中，他轻声说道：

“今年祖龙死……”

王离闭上眼，梦中的那一幕幕画面重又浮现在了心头：那颗去岁坠落到东郡的陨石不知何故重又从天而落，伴随它的是遮天盖地的火雨纷纷降下，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横行人间，无数鲜血汇集成的海浪，如同上古洪荒的大水般涤荡席卷了整个天下……到处是杀戮，到处是毁灭，种种景象远甚于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过的任何一场惨烈大战。

那一幕幕惨景中，最后凝固在记忆中的，还是皇帝临终时的景象，王离仿佛看到他直挺挺地倒在榻上，颤抖的灯火在那扭曲变形的脸颊上透出变幻不定的古怪映像。他的脸色已变成铁青，嘴角、须髯和前胸都已被鲜血染红，中车府令赵高和少子胡亥久久伏在他的身上恸哭着，却始终无法阻止那具躯体逐渐冰冷，只有那双眼睛，那双仍然放射出凌厉光芒的眼睛，依旧死死望向北方，望向自己所在的九原……

自然，还有那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号，久久回荡在耳畔：

“九原！……”

一声粗重的喘息，王离睁开眼睛，竭力想要摆脱这沉甸甸压在心头的噩梦。

他环顾四周，看到一切都没变，仍旧是熟悉的军床，熟悉的军帐。无尽的黑暗中，只有道道电光不时透过军帐，偶尔照出帐中各色甲冑兵刃的轮廓；他再侧耳倾听，只能听到暴风骤雨的肆虐，滚滚沉雷的轰鸣，偶有牛马牲畜不安的嘶鸣夹杂其间。

蹒跚着下了军床，王离胡乱披上战袍来到军帐门口。刚撩开帐帘，一阵夹杂着雨点的疾风便将他猛然推挤得倒退了两步，军帐入口的毡毯帐帘连同他全身上下，陡然变得湿漉漉一片。

王离没有退缩，依旧双手揪住帐帘大步上前，向着帐外连绵的营地放眼望去，一颗心不禁扑扑跳起来。

幽暗的天穹不时掠过道道闪电，在重重叠叠的云层中镌刻出各种狰狞怪诞的纹路，也照亮了天地间那诡奇又瑰丽的一幕。茫茫暴雨织成一片厚重雨帘，紧紧包裹住了连绵的阴山、形形色色的军帐、巨龙般逶迤的万里长城和壮阔笔直的秦直道。肆虐的风暴卷来了暗潮般的雨水，卷走了无数草木和枝叶，连绵军帐前的串串风灯不见了，一团团的篝火不见了，就连阴山脚下幕府行辕那彻夜不熄的长明灯火都不见了，举目四望，只能看到一片令人胆寒的黑暗，只能看到一片使人心悸的混沌。眼前的景致使王离想起传说中的那片大海，那里的天穹永远幽暗凄迷，那里的海面永远汹涌澎湃，那里永远是暗夜和严冬，那里永远没有阳光和生机。

狂风暴雨中的阴山草原，分明变成了极北苦寒之地的北漠。

尽管营地尚无意外，王离却仍不能安心，他返回帐中穿好战袍佩好长剑，又披上蓑衣戴上竹笠，冒着风雨出了军帐。眼见自己的几名侍卫仍坚守在岗，他赞许地向他们点头，褒扬了几句，又摸索着绕到军帐后面，刚接近马厩便听到丹骧一连串的响鼻，声音中充满了不安。

虽是心下诧异，王离却仍缓步上前伸出双手，试图搂住自己坐骑的脖颈，使它安静些许；然而恰在此时，又一道闪电划过了天幕，丹骧竟是突兀人立而起，一双前蹄险些将王离踢个跟头！

多年驯顺的坐骑竟会这般一反常态，这让王离万万没有想到，他虽未被踢倒在遍地泥水中，却也着实大吃一惊，忙一把扯住了它的缰绳。

这时，他听到身后的远方遥遥传来了一阵沉闷巨响。

那不是久久翻滚的雷声，而是类似山洪暴发的响动，王离急急扭头，借着又一道电光依稀看清，远方那条巨龙般的万里长城，陡然崩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长城崩塌了！

“不好！”王离大惊失色，未及多想便飞身跳上了丹骘的脊背，骨笛声随即刺穿了茫茫雨幕，回荡在了九原大军的营地上空。

黎明时分，暴风雨终于止歇了。

忙碌了一夜的工匠民夫们伫立在遍地泥水中，人人都因冻饿疲惫而面色发白，望着破损的长城墙身愣怔着出神。据在场幸存的工匠们报说，昨夜的暴风雨中，一道霹雳化作了一个巨大火团，猛然坠落在即将竣工的长城城垣上，只听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砖石夯土混合着雨水骤然汇成了泥石流，呼啸着从天而降，瞬间淹没了长城脚下的十数顶帐篷，吞噬了近百名沉睡中的民夫工匠，整个营地顿时大乱了起来；尽管裨将王离及时赶到，率领着士卒们奋力营救了大半夜，可那些民夫工匠们休说活口，便是连一具尸体都没能找到，近百条性命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仿佛从未在世间存活过一般，只有城垣上开裂的那道巨大缺口依旧触目惊心般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森森然昭示着昨夜那一幕的惨绝人寰。

“询问死难弟兄的姓名籍贯爵位，登录造册后一并报蒙将军，以便抚恤家人。”王离在没膝的泥水中艰难跋涉着，声音也低沉了不少。

“诺。”一旁的军吏应道，双腿将泥水蹬得哗啦啦直响。

“重新调集人力修补缺口。民夫工匠已多有怨言，若不尽快建成长城、遣返民力，日久不知会生何等事端。”

“诺。”

“……告知所有人，以后宿营尽量远离长城，在远处扎营。”片刻的思忖之后，王离又补上了这一句。

看到军吏第三次应了声“诺”，王离也点头示意，然后走向民夫工匠们的那片营地，想对他们抚慰上几句。然而当他走近其中一座大帐时，一阵嘶哑低沉的歌声便遥遥传来：

生男慎勿举，
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
尸骸相支柱！

……

王离收住了脚步，屏住呼吸，静静听着帐中的低声议论。

“昨夜那暴雨，定是上苍怜悯我等落的泪！”一个粗重的声音道。

“连上苍都动容了，庙堂却仍旧压榨民力，不知这鸟徭役何时止歇？”另一人叹息道。

“快了，快了。”第三个人轻声道，“万里长城不是就快合龙了么？只要一竣工，我等便能归乡了！而今庙堂毕竟清明，皇帝也毕竟是雄主，绝不致逼得黔首活不下去！”

“怕是没那等好事！便是长城修完了，莫忘了还有直道！还有那阿房宫与骊山陵！我等仍不得轻闲！”

“娘的，果真没活路了么……”大帐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叹息。

“你等听过那孟姜女之事么？”片刻的沉默后，又一人重新开了口。

“知晓知晓！”足有三四个人同时叫道，“若此事当真，昨夜长城崩塌，岂不正应了这传闻么？”

“莫乱讲！”一个苍老的声音满是不快，“这孟姜女乃春秋之时的传言，她那夫君也不叫万喜良，却叫范杞梁，乃是齐国将军；孟姜女哭塌的长城，也非我等修的秦长城，却是齐长城。这般传言，定是书生从史书里摘出来，改头换面编派到当今，用来诽谤秦政的！”

“原来如此……”大帐中一片恍然大悟。

“莫说了莫说了！凡忧者，皆须得酒而解，我等以酒灌之了！”苍老的声音呵呵笑道，“来来来，喝酒喝酒，老夫偷藏的马奶子，只此一囊了！”

这一句显然使帐内活跃了不少，民夫们重又说笑了起来。陶盏碰撞的声音、酒水倾倒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浓浓酒气也随之弥散开来。

王离没有再向那座大帐前进，而是重又转身走向长城，步伐和心情一样沉重，脸色则和灰蒙蒙的天穹一样阴郁。

自频阳返回九原到目下，已将近两年了。两年来九原军虽是无战，军务却并不少，单是长城秦直道这两大工程就足够整个幕府忙碌，两年下来，近百万民夫工匠们日夜辛苦劳作，不知伤亡了多少人，终是将长城大体修好了；秦直道虽未全数修完，大半路段却也可通行，只要再奋战个一年半载，完工并非难事。到那时，万千黔首终可归乡了，只要没有大的战事，自己也当能回趟咸阳，再顺道回频阳老家看看父亲，那时皇帝和父亲，该当能答应自己与惟赢的婚事了……想到这里，华阳公主的面容随之浮现在了眼前，王离情不自禁笑了笑，右手不由自主地按在胸口，隔着战袍按住了那挂在胸口的半块玉璧，心底也随之泛起一丝甜蜜。

然而这甜蜜仅是转瞬即逝，想起父亲，王离心绪又沉重了起来。刚回九原

那段日子，他每月都要给父亲写一封家书，一则报告军务，二则问讯父亲身体与家中诸般景况，可往往是送出两三封家书，父亲才回一封，语句也历来极是简练，常是三五句话便打发了自己。王离明白，父亲一则不想让自己分心，二则也确是因他不爱与旁人多说这些琐细闲话，哪怕是自己这个儿子，无奈之下只得转给母亲写信。阿媪的回信倒是详细了许多，可看她的描述，王离更是放心不下：阿翁病情一日重似一日，连走动都很是艰难，却终日守在大父坟冢前沉思着，两年下来已是瘦骨嶙峋极尽憔悴，怕是只能撑得一时是一时了……阿翁这般病重，偏生自己人又在九原，不能赶回去尽孝，却是情何以堪？

王离大体能猜出，父亲牵挂的究竟是甚——和自己一样，他也在忧心天下局势。两年间，尽管复辟暗潮已大大蛰伏，可各地谣言反而更加层出不穷，当年自己亲耳听到的那句“今年祖龙死”，早已不知何时传遍了天下；去岁夜空中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异象——荧惑（火星）停留了在心宿位置，久久不肯离开，星象家都说这一天象预示着中原将有大大劫难；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荧惑守心刚完，又有一颗陨石夜深之际坠落到了东郡，翌日有黔首过去看时，竟发现陨石已被人凿掉了一大块，石面上还刻了一行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奉命前去查勘的御史逐一讯问周遭民户，却是全无线索，只得依据连坐之法，将那些黔首全数斩首……除了这几事外，还有那“东南有天子气”的传言，还有那孔子墓中的谶语，更不用说早些年那方“亡秦者胡也”的石刻……

凡此种种，无一不让王离心绪难宁。王离很是清楚，若仅只复辟世族们编造出的几则流言，那便无须太过在意，父亲任太尉后几次大规模惩治，复辟贵胄已远不成气候，只要大局稳定，绝无可能掀起风浪。让王离担忧的，还是天下黔首的民心，父亲对自己讲过，蒙将军也对自己讲过，皇长子同样对自己讲过，自古大政根基在野不在朝、在民不在官，只要万千黔首拥护秦政，秦政便绝无败亡之理。然则数年下来，黔首们也开始生发出诸多怨言了，若再不及时调整国策、实行宽政，大秦的根基怕是真要开始动摇了。尽管父亲早在两年前便向皇帝提过此事，可两年来皇帝和咸阳庙堂仍没能更改国策，或者不如说，尚未来得及更改，毕竟长城与秦直道都是国之命脉，断然不能半途而废，看目下这局势，庙堂纵然有心休养生息，也只能硬着头皮将这两大工程全数修完再做计较，然则那时，天下会不会更加民怨沸腾，以致大局无可挽回？……

大势这般严峻，也难怪父亲终日忧思了。

“将军！蒙将军有请！”

军吏的声音拉回了王离的思绪，恰在此时，一阵冷风迎面拂过，一滴冰水

也随之滴到了脸上，他猝不及防打了个寒战，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望向山雨欲来的天穹。

“又要下雨了么？”王离喃喃自语道，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3

中军幕府中，九原将军蒙恬盯着书案上密密麻麻排开的十数条细长木牍，久久枯坐着。

这些木牍，是近一年来那些国事快报的汇总，由胞弟蒙毅定期发来，上面无一例外记载着皇帝此次大巡狩的行程。蒙恬从这些书信中得知，皇帝在十月岁首之际自咸阳动身，随行几名大臣是左丞相李斯、郎中令蒙毅、奉常胡毋敬、卫尉杨端和，右丞相冯去疾、御史大夫冯劫则留守咸阳，负责处置惯常政务。皇帝的庞大卤簿一路向南抵达云梦泽，又东经江南地沿海折向北方，再度来到琅琊时，不期然与出海多年的徐福重逢了，皇帝并未因焚书坑儒之事问罪于这位方士首领，而是再度给了他大笔财货与数千童男童女，命他继续为自己出海求仙……手头的最后一封书信，正是由琅琊发来的，蒙毅在书信结尾含混写道，皇帝日前发了一次病，遣自己赶赴关中、还祷山川，日后便由兼领符玺的中车府令赵高接替自己，继续向天下昭告巡狩行程。这封书信还是五月发出的，两个多月过去了，再没有任何只言片语传到九原；可恰在昨日，新调到上郡的老将杨翁子突然快马急报，说巡狩车队已过了河西高地，沿秦直道一路南下，抵达了云阳甘泉宫！

杨翁子说，自己的族弟杨端和作为整支巡狩队伍先导，已于旬日前同自己接洽，说目下皇帝病重，须兼程赶回咸阳，为免波折便不再召见沿途郡守县令，你等只需在沿途驿站备好诸般粮草即可。杨翁子大惑不解，说自己虽统领上郡兵马，却仍归九原将军辖制，如此大事不报九原将军么？杨端和却是吞吞吐吐，只说莫报蒙公了，兄只知会郡守与郡内县令便是。杨翁子还想再问，杨端和已正色道，此事莫再多问，兄只管照办便是。杨翁子虽从族弟的神色间察觉出诸多异常，可见他手中诏令确是盖着皇帝印玺，诸般手续更是齐备，自己再问显然多事，只得不再吭声了。可送走族弟后他偏生想起，上郡囤积的粮草只能勉强够郡中自用，尽数供给巡狩车队后，自家便一点不剩了，倒是九原郡毗邻河西

高地，郡中粮草尚算丰厚，又兼秦直道修了大半，运粮极是便利。万般无奈之下，他送走巡狩车队后还是将前后事由尽数报告蒙恬，向他借粮了……

蒙恬抬手按住了额角，一团疑云在心底郁积得越来越厚重：皇帝病情竟那般严重了么？在琅琊第一次发病后，皇帝遣蒙毅回关中，名义上虽是还祷山川，可蒙恬一眼便看出这不过是示形障眼之法：若纯然是祈福之类事由，奉常胡毋敬岂不更加适合？身为枢要大臣，蒙毅又岂能因这等缥缈事由离开皇帝身边？尽管胞弟没提过一句自己肩负的使命，但蒙恬仍能猜出，他必是要回咸阳安稳朝局！

可若果真这般，那便再度证实了皇帝病情的严重。

顺着这条线理下去，蒙恬更加心神不宁：皇帝若在齐地已然病重，合理路线便是沿燕齐驰道折返回关中，可令自己意想不到的，卤簿车队竟突然出现在了上郡，走上了秦直道！若是这般，皇帝的巡狩路线必是由齐地折向西北，连过济水、大河、洹水、漳水，经巨鹿、恒山、太原三郡抵达上郡，这条路线荒僻艰险，却是自齐地来九原的必经之路，完全可以断定，皇帝就是要来见自己与扶苏！若已然病重，却还是那般克难克险前来九原，这能说明甚？定然是皇帝自觉时日无多，想要立储善后！

然而，当巡狩车队终于抵达上郡、即将踏上秦直道时，却又如何突然南下折返咸阳了？皇帝费尽千辛万苦，如何咫尺间又与自己擦肩而过了？纵然咸阳突然生变，需皇帝尽快赶回，他也当召自己与扶苏南下，至少也当发来诏书说明境况；纵然皇帝一时病重昏迷，守在他身边的丞相李斯难道也没任何说辞么？整个大巡狩的车队，对自己这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对扶苏这个最可能的未来储君，如何突然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了？

蓦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涌上心头：皇帝已经……

一阵眩晕猛然袭来，蒙恬只觉眼前一黑，忙伸出双手撑住身前的书案。

“蒙公，撑住！”一个年轻的焦急嗓音在耳畔响起，两只有力的大手也扶上了肩膀，蒙恬这才一声叹息缓了过来，轻轻睁眼，看到了皇长子扶苏的一双泪眼。

“此事疑云重重，皇长子宁不欲亲见陛下一面？”

“去，自然要去！扶苏不亲见父皇，决然不能安心！只是……”扶苏说到这里突然打住，片刻沉默后发出一声愤懑的长叹，轻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望着皇长子的一脸踌躇，蒙恬不易察觉地皱起了眉。和两年前相比，除却因忙碌军务而黑瘦憔悴了些许，扶苏外貌并无多大变化，为人处世同样无多大

变化，可蒙恬还是注意到，皇长子眉宇间添了一缕忧思。他没了往日的飞扬明锐，举手投足间不觉多了一种沉郁内敛，可这并非久经战场磨炼的稳健沉雄，却是骤遇挫折之后的颓丧消沉。蒙恬始终也想不通，皇帝虽将扶苏贬回九原，可仍命他为监军，应该说此中意思很是清楚——既向天下表明，庙堂反复辟的大政方略不会有所改变，同时也更表明，对皇长子的信任并未动摇，以扶苏的明锐，不可能体会不出皇帝的苦心，可他如何还是这般郁郁寡欢？即便是方才自己向他说出了心底的担心，他纵然忘形失态地大吼着不会决然不会父皇一定没事，却还是只在军帐中焦急地团团转，竟想不到要亲去甘泉宫求见父皇……

——“蒙公，扶苏自然想去，然则心下却有两忧。”扶苏的一声长长叹息将蒙恬思绪拉了回来，“其一，忧心天下口舌非议。蒙公也知，父皇近年来多有坏法之举，太尉也曾劝谏过，若扶苏并未奉诏便贸然求见，父皇纵肯见我，天下人却又将如何看待父皇，如何看待秦政？岂不又使秦政再次松动么？”

“其二呢？”

“其二，此事不能再牵连蒙公。我大秦两大军旅世家，蒙氏王氏，都是三代为将，而今两位老将军都去了，太尉又是重病在身，王离还欠火候，天下名将唯余蒙公一人，不能再有闪失了，蒙公纵然不为自身，也要为三十万九原军思量，也要为大秦社稷江山思量！”

“老臣已有谋划。”蒙恬的回答极尽简洁，不等扶苏说话，走出幕府一声高叫：“请王将军进来！”

片刻之间，一阵噔噔脚步声混杂着水花四溅声急速传来，王离一头闯入了幕府行辕中，颇有些烦躁地朗声高叫：“蒙将军，我……”

看到蒙公和皇长子同样阴沉的面容，他陡然打住了话头。

蒙恬盯住不知所措的王离，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王离，目下有一重大使命，须你亲去办理……”

朝阳初升，大草原的尽头，壮阔的秦直道向正南方伸展得无边无际。

遥望着这条笔直如矢堑山堙谷的大道，跨在丹骊背上的王离任由思绪飘飞着。尽管各段路尚未完全连接到一起，整条直道却仍大有气象，由此一路向南，以丹骊脚程，疾驰上四五日便可抵达关中，父亲在那里，阿媪在那里，惟嬴也在那里，见上他们一面并非难事，可自己终究重任在肩，赶到甘泉宫后便须立即折返回来，只怕不及见他们了；更何况，王离也明白此番自己肩负的重任有何等紧要。

蒙公并未对自己有半点儿隐瞒，备细讲了种种疑点和自家担忧，王离至今